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doo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绝子书

中卷

法国史

[法] 乔治·杜比 主编 吕一民 沈坚 黄艳红 等译

Histoire de la France:
des origines · à · nos jours



中国出版集团
商务印书馆

Histoire de la France :
des origines · à · nos jours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中卷

法国史

[法] 乔治·杜比 主编

吕一民 沈坚 黄艳红 沈衡 顾杭 杨庭芳 田军 译

Histoire de la France :
des origines · à · nos jours



中国出版集团
商务印书馆

© Larousse, 2005

Histoire de la Franc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sous la direction de Georges DUBY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史 / (法)杜比著;吕一民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0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 - 7 - 100 - 06904 - 5

I. ①法… II. ①杜… ②吕… III. ①法国 - 历史 IV. ①K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6571 号

责任编辑 郭 可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商务印书馆

地 址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电 话 010 - 65258899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开 本 640 × 960 1/16

印 张 132 1/2

字 数 1800 千字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8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序言 / 1

第一部分 从起源到1348年

第一章 国 土

雅克琳·博热-加尼埃 著 / 2

一、西北部 / 3

“阿尔摩”地区 / 4

阿尔科阿地区 / 5

二、平原 / 9

北部 / 9

巴黎盆地 / 11

卢瓦尔地区 / 16

阿基坦及其边缘地区 / 19

三、古老的高原 / 22

孚日山区 / 24

中央高原 / 25

四、东部平原走廊 / 28

五、年轻的山脉 / 30

阿尔卑斯山脉 / 31

比利牛斯山 / 34

地中海地区 / 36

- 时代精神 / 745
- 一、旧制度的困境 / 748
- 形形色色的经济问题 / 748
- “‘等级’社会的含糊不清” / 751
- 金钱问题 / 759
- 绝对主义末期 / 764
- 二、观念的统治 / 770
- 追求理性 / 770
- 迈向启蒙 / 774
- 自然、幸福、法律、进步 / 774
- 反对哲人者 / 779
- 《百科全书》 / 780
- 启蒙的国度 / 781
- 三、国家与政府问题 / 787
- 1788年：处于尖锐危机中的政体 / 787
- 外交政策的遗产 / 788
- 财政与政治 / 792
- 改革的尝试与最终的失败 / 794
- 四、启蒙时代的文明 / 797

第十九章 大革命

- 米歇尔·伏维尔 著 / 805
- 一、大革命的历程 / 806
- 为什么会有大革命？ / 806
- 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就 / 813
- 人民革命 / 821
- 回归秩序 / 829
- 二、革命的文明史 / 836
- 瞬时性变迁 / 837
- 确定的价值 / 847
- 尝试和憧憬 / 858



第二十章 帝国

路易·贝热隆 著 / 864

一、拿破仑时代的法国：政治及思想外貌 / 864

二、法国的新社会：断裂和延续 / 873

三、战时国家的财政和经济状况 / 881

四、战争 / 892

拿破仑之后的拿破仑 / 905

第二十一章 浪漫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法国

安德烈-让·蒂代克 著 / 907

一、复辟王朝 / 908

立宪制的建立 / 908

复辟势力 / 911

进步力量 / 913

战后 / 915

二、新愿望 / 923

新一代 / 923

革命力量与民主愿望 / 931

艰难的和平 / 936

三、奥尔良王朝统治下的法国的种种矛盾 / 939

第二十二章 第二共和国

莫里斯·阿居隆 著 / 953

一、革命与和解共和国 / 953

1848年2月—5月 / 953

二、保守共和国的形成与经历 / 966

1848年5月至1851年11月 / 966

三、反对“好”共和的保守派秩序 / 981

1851年12月至1852年12月 / 981



第三部分 新的时代：从1852年到当今

第二十三章 一种新文明的演进

- 让·布维埃 著 / 994
- 一、问题和概念 / 994
 - 二、人口统计的启示 / 1002
 - 三、工业革新 / 1012
 - 四、新的方式，新的节奏及经济关系 / 1036
 - 五、对工业文明的拒斥 / 1042
- 结论 / 1057

第二十四章 第二帝国

- 雅克·鲁热里 著 / 1065
- 一、从一个“一二·二”到另一个“一二·二” / 1067
 - 二、强硬的波拿巴主义的时代 / 1078
 - 三、拿破仑式观念的时代 / 1091
 - 四、终结还是重新开始 / 1113
 - 五、1871年事件 / 1122
 - 六、20年帝国之后 / 1134

第二十五章 第三共和国

- 乔治·杜珀 著 / 1141
- 一、新政体的出现和建立 / 1142
 - 二、共和国的治理 / 1153
 - 三、困境中的共和国 / 1161
 - 四、集团和激进派的共和国 / 1171
- 结论 / 1178

第二十六章 知识传播和文化变革

- 菲利普·儒塔尔 著 / 1181



- 一、主导文化 / 1182
- 社会等级和学校组织 / 1182
- 文化和家庭环境 / 1187
- 巴黎在文化上的主导地位 / 1192
- 资产阶级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 / 1200
- 保皇派的法国和共和派的法国 / 1201
- 二、对平民阶层的文化征服及传统文化的衰落 / 1202
- 小学：“一个重要的历史角色？”（费弗尔） / 1202
- 学校文化和大众文化 / 1207
- 三、受社会排斥者 / 1218
- 理性的危机 / 1219
- 绘画在法国的至上地位 / 1227
- 雕刻，绘画艺术革命之女 / 1233
- 建筑艺术的滞后 / 1234
- 迟到的音乐革命 / 1234
- 新社会的一种有代表性的艺术？ / 1236

第二十七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 雅克·内雷 著 / 1240
- 大战的爆发 / 1240
- 最初的军事行动 / 1243
- 寻找行动空间 / 1245
- 塹壕战 / 1247
- 1915 年的攻势 / 1248
- 1916 年：疲惫之后的平衡 / 1249
- 后方 / 1250
- 尼维尔 / 1255
- 贝当与长期战争 / 1257
- 克雷孟梭与胜利意志 / 1259
- 福熙和指挥权问题 / 1261
- 德军的最后努力 / 1262
- “通往胜利的计划” / 1264



第二十八章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让·梅塔 著 / 1268

一、繁荣与幻灭：20 年代 / 1272

二、社会的僵化 / 1292

三、危机中的真相：30 年代 / 1303

第二十九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

让-玛丽·多普 著 / 1316

一、被打败的法国 / 1316

二、被压榨和划分的法国 / 1327

法国人遭受的苦难 / 1329

三、得到恢复与解放的法国 / 1339

第三十章 战后法国经济社会史

莫里斯·帕罗迪 著 / 1351

一、法国经济扩张的背景 / 1353

国际环境 / 1353

国内背景 / 1356

结构方面的重大改革 / 1364

增长，波动，通货膨胀，危机 / 1370

二、国民经济的各大部门 / 1379

法国生产体系的总体演变 / 1379

工业部门 / 1391

工业实力 / 1399

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 / 1409

法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 / 1419

法国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演进 / 1426

三、社会阶级和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 / 1431

法国社会的结构 / 1431

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 / 1466

再分配和不平等状况的演变 / 1473



问题 / 1485

第三十一章 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

马塞尔·梅勒 著 / 1487

一、寻求一种新的政体 / 1487

二、第四共和国 / 1494

三、第五共和国 / 1505

戴高乐的共和国 / 1505

吉斯卡尔的共和国 / 1520

第三十二章 文化表述与传播

伊夫·弗洛雷纳与贝阿特里斯·迪迪埃 著 / 1527

一、政治舞台的想象 / 1531

二、民众戏剧与阿维尼翁的剧作艺术 / 1534

三、大众传媒：图像和话语 / 1544

四、文学 / 1551

五、时空艺术 / 1568

六、科学和技术 / 1579

七、历史的终结 / 1582

第三十三章 最近四分之一世纪

让-米歇尔·加亚尔 著 / 1584

一、经济与社会生活 / 1586

大规模失业 / 1587

劳动的新面貌 / 1593

增长和自由主义 / 1597

社会分裂和碎片化 / 1605

为社会团结融资 / 1611

二、政治生活 / 1618

一元时代的结束 / 1619

从左右交替到左右共治 / 1621

左右共治，“使用说明” / 1629



持续的左右共治 /	1634
民主的演变 /	1647
政治的重新发牌 /	1652
三、法国与世界 /	1660
1980年代的持续 /	1661
1990年代的调整 /	1678
四、价值观与文化 /	1700
成功之路 /	1701
在世界大同和民族特性之间 /	1712
“我”与“我们”，个体和集体 /	1725
历史与记忆 /	1732
五、民族国家的蜕变 /	1736
大事年表 /	1738
参考书目 /	1932
索引 /	1966
译后琐记 /	2090



第二章 史前时代

德尼兹·索纳维尔-博尔德与朱利亚·鲁索-拉罗克 著 / 39

一、史前远古时代 / 40

冰河时代 / 40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 / 47

新的人类 / 51

日常生活 / 56

二、史前晚近时代 / 62

中石器时代 / 62

“前陶器新石器时期”？ / 64

法国的新石器化 / 66

日常生活 / 69

社会生活和宗教生活 / 73

金石并用时代：燧石工业 / 78

青铜时代早期和中期 / 83

第三章 罗马征服前的高卢

勒内·若费瓦 著 / 89

一、第一铁器时代 / 90

新金属与新武器 / 91

大车墓 / 92

居住条件 / 93

首饰 / 94

希腊、罗马的舶来品 / 95

第一铁器时代高卢的贸易 / 97

瓷器 / 97

二、第二铁器时代 / 98

新来民族 / 98

高卢服饰 / 101

新材料 / 104



- 多种多样的瓷器 / 104
死者告诉我们很多 / 105
凯尔特艺术 / 106
高卢宗教 / 109
人口的密度如何? / 113
高卢战争 / 119

第四章 罗马高卢人

- 马塞尔·勒格莱 著 / 120
罗马征服的结束 / 120
恺撒征服后的高卢 / 121
一、罗马和平 / 123
和平精神 / 123
高卢的罗马化 / 125
抵抗罗马的终结 / 135
在安东尼王朝统治下的跃进和巅峰 / 138
二、罗马高卢人的生活 / 139
乡村地主和农民 / 140
城市和市民 / 146
高卢宗教的罗马化 / 155
三、困难与危机 / 157
争权夺利与罗马化高卢衰落的开始 / 157
外族入侵和公元3世纪的危机 / 159
公元4世纪高卢的复兴 / 162
基督教和文化 / 166

第五章 蛮族大迁徙

- 吕西安·米塞 著 / 168
受到威胁的社会 / 169
新的意识形态 / 174
蛮族威胁 / 179
最初的入侵 / 183



- 帝国解体 / 184
- 法兰克人的征服 / 187
- 日耳曼渗透 / 191
- 迈向新的文明 / 193
- 试作小结 / 198

第六章 墨洛温王朝时代

- 皮埃尔·里歇 著 / 200
- 一、地中海世界和日耳曼世界之间的高卢 / 200
- 二、墨洛温君主的行事方式 / 209
- 国王和他身边的人 / 209
- 伯爵们和主教们 / 211
- 贵族 / 212
- 公元7世纪末的危机 / 214
- 三、墨洛温文明的因素 / 217
- 乡村景象 / 217
- 城市景观 / 219
- 生活的困难 / 220
- 寻找保护者 / 221
- 隐修制度的力量 / 225

第七章 加洛林王朝的建树

- 阿德里昂·韦吕尔斯特 著 / 231
- 一、加洛林王朝最初的国王们 / 231
- 墨洛温王朝寿终正寝 / 231
- 加洛林王朝的开端 / 234
- 查理曼的统治 / 237
- 二、加洛林帝国 / 239
- 查理曼与帝国的根基 / 239
- 皇帝虔诚者路易 / 242
- 三、政治结构 / 246
- 政权的工具 / 247



- 国王 / 249
- 政权的中心机构 / 251
- 军队 / 253
- 加洛林时期的封建制 / 254
- 四、经济和乡村社会 / 256
- 大地产和领地 / 256
- 领地制 / 258
- 大领地的经济作用 / 262
- 五、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教会 / 263
- 君权和法兰克教会的改革 / 263
- 教士和修士 / 267
- 六、加洛林文艺复兴 / 271
- 起源 / 271
- 知识和文学的更新 / 273
- 艺术运动 / 277

第八章 最后的人侵

- 让·董特 著 / 281
- 一、帝国的终结 / 281
- 兄弟相争 / 281
- 诺曼人 / 284
- 争夺权力 / 290
- 旧王国的新王朝 / 292
- 二、诸公国的诞生 / 293
- 各个地区的要人 / 293
- 三、难以理解的时代 / 304
- 经商之路 / 304
- 被世俗人士所折腾的教会 / 307
- 文化上的黑暗时期 / 309

第九章 封建主时代

- 乔治·杜比 著 / 311



- 外来入侵的结束 / 311
- 一个依然蛮荒的国度 / 312
- 什么是封建制度? / 313
- 一、法兰西国王的地位 / 314
- 早期卡佩诸王 / 316
- 王家领地 / 319
- 内部权威 / 320
- 二、诸侯, 堡主和骑士 / 321
- 各大封建采邑 / 321
- 人民的首领…… / 321
- ……对国王没有任何义务 / 322
- 三、世界的净化 / 337
- 四、最初的飞跃 / 347

第十章 12世纪的飞跃

- 安德烈·若里斯 著 / 351
- 一、乡村和城市 / 352
- 人口增殖 / 352
- 农业产量的提高 / 353
- 交换、流通和货币 / 356
- 城市的活力 / 360
- 二、王国及其各大诸侯领地 / 367
- 卡佩王朝 / 368
- 各大采邑 / 373
- 国王和皇帝 / 377
- 国王和教廷 / 378
- 积极的结局 / 378
- 三、信仰、知识和宗教 / 379
- 教士及其行为: 暗影与光明 / 379
- 知识的传承 / 382
- 传统的延续: 罗曼艺术 / 385
- 新风格的产生: 哥特艺术 / 386



四、骑士阶层和世俗文化 / 389

通往新的心态 / 393

第十一章 卡佩王朝的整合

雅克·罗西奥 著 / 395

一、经济集中 / 396

一个商业繁荣的世纪 / 396

新的工具体系 / 398

13世纪城市的发展 / 400

城市经济和农村世界的转变 / 405

农民的解放和土地贵族的政策调整 / 408

金钱和权威 / 412

二、君主制国家的集中 / 414

王朝的新力量 / 414

土地和人员的集中 / 417

圣路易和基督教的整合 / 424

巴黎的集中 / 428

文化和经院哲学思想 / 431

人与创造 / 433

人，亚里士多德和神 / 434

大教堂与世界和谐 / 435

贵族文学和新文化 / 438

第十二章 伟大的王国

伊丽莎白·卡庞蒂埃 著 / 441

一、伟大王国 / 442

迈向统一：领地和王国 / 443

走向绝对主义：王权 / 446

集权化旅程：巴黎 / 451

1328年的法国：“教区和户口登记簿” / 455

法国的扩张 / 458

二、百年的变迁 / 462



- 欧洲的变迁 / 463
法国的变迁：最初的征兆 / 466
梦想与现实 / 473
菲利普六世时代 / 477

第二部分 王朝与革命：从1348—1852年

第十三章 苦难时代

- 诺埃尔·古莱 著 / 486
一、祸患与灾难，1348—1360年 / 487
黑死病 / 487
战败 / 490
政治危机和社会动乱 / 494
兵火蹂躏下的法国 / 498
二、重新获得的长期和平 1360—1400年 / 501
60年代的法国 / 501
迈向一种新的平衡？ / 505
第一个战后期 / 510
三、灾难深重的1401—1440年 / 515
恐怖岁月 / 515
三个法国 / 519

第十四章 重建

- 米歇尔·莫拉 著 / 530
一、革新的时代 / 531
三代重建者 / 531
外国干涉的告终和百年战争的结束 / 534
内部混乱和亲王叛乱的平息 / 537
国家秩序的恢复 / 546
扭转法国的财运 / 550
民族的统一 / 555



- 二、初步的扩张 / 557
- 新时代的年轻人 / 557
- 冒险和光荣的诱惑：意大利战争 / 558
- 经济的加速发展 / 567
- 新的生活情趣 / 573
- 人文主义的先声 / 576

第十五章 文艺复兴和宗教纷争

- 让·德吕莫著 / 579
- 一、从意大利战争到宗教战争 / 579
- 二、王国的巩固 / 595
- 三、经济形势和日常生活 / 608
- 四、文化和宗教意识 / 622

第十六章 巴洛克时代的法国

- 皮埃尔·戴荣著 / 639
- 一、亨利四世（1589—1610年） / 639
- 二、君主权威的危机（1610—1624年） / 651
- 三、黎塞留当政和战争行动 / 655
- 四、制度演变：对抗、反叛和投石党运动 / 664
- 五、天主教的力量和斗争 / 673
- 六、美学运动：巴洛克的富丽和古典主义的杰作 / 686

第十七章 古典主义时代

- 勒内·皮约尔热著 / 696
- 一、国王的威望和战功（1661—1684年） / 697
- 二、大路易治下的法国 / 710
- 三、面临厄运的国王和民族（1685—1715年） / 729
- 四、法兰西：艺术、军事和法律之母 / 743

第十八章 启蒙运动

- 安德烈·布尔德著 / 745

第十八章 启蒙运动

476

1715—1789 年

旧制度在游乐画式的场景、
哲学思想的激荡中缓慢地衰败。

时代精神

18 世纪是旧制度下最难从整体上加以理解与阐释的时期之一。它似乎确实缺乏实行专横统治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那种坚实的统一性，在那些历史时期里，生命似乎在行为的狂热中，或在屈从于某种强加的秩序之时，获得了一种意义。

除了摄政期间那段狂乱的插曲，或者路易十六统治最后几年日益衰败的时期之外，这个时代（大约 70 年的光景）表面上看是无忧无虑的。路易十四通过血腥的、耗资巨大的战争夺取了领土，扩大了版图，路易十五把这些领土作为成熟的果实采摘下来：洛林是有先见之明的老者、红衣主教弗勒里死后留下的礼物；科西嘉是从陷入绝境的热那亚共和国转移过来的。在这片扩大了版图上，似乎是偶然地建立起了一种长久和平（奥地利王位继承战或七年战争期间的若干时刻除外）。外国入侵的威胁，如同国内的“投石党运动”，似乎只是遥远的记忆，造反的城市，以及巴黎与外省的反叛和骚动，统统都在“减

少”。路易十五所谓的“卓越机构”好歹在运转。在某些“坏”年景——而且越来越局限于某些地方——这里或那里的“人民”仍偶尔出现骚动，但它们均没有到达扰乱凡尔赛宫之宁静的地步。法国的许多部门都更加有效地运转着；法国人口与其产品同步增长；由于物价上涨，1730年后商业活动顺利进行，地租也随之上扬，靠租金生活的人——贵族和资产者——从没有向他们的地产征收过如此之多的地租。尽管存在脾气执拗的人和落后于时代的人，社会流动在加剧，而且超越了那些昔日分隔各个“等级”的种种障碍。那些拥有钱财，拥有才能或智慧的人，可以踏上许多种向上流动的跳板，而且这样的跳板越来越多。这是一种令人炫目的文明（其中人民大众仍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是拥有财富、影响和闲暇者的文明，如果说这一文明充分体现了富有阶层及其拥护者的活力与品味，那么它的声望与美丽却也遮盖住了那些逐渐使这座美丽的政治与社会大厦产生震动的裂缝。

事实上，表面完好无损的这一事物的秩序——其主宰是位于空前奢华的凡尔赛宫的绝对君主制——在其深处已受到一些变化的影响，这些变化逐渐改变了各种经济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并引发了种种紧张与失衡，对此当局只是在为时已晚时才认识到其严重性，同时，这一政体的本质与风格使其只有通过背弃近乎两个世纪的古老传统才能产生补救方法。商业繁荣、食利者发财都解释了贵族文明的光辉，但国家并未获得相应的益处。国家时常拮据，随后终于被一直未整顿好的财政状况所撼动，又因所采取的不够成功的外交政策而丧失信誉，各种政治手段的软弱与前后不一致使国家不能裁决——除非是最后有利于控制它的贵族——各种对抗关系，这些对抗关系已随财富的快速增长与分配的不平等而加剧。政府也几乎不再听取农民的抱怨，价格上扬带给农民的好处微乎其微或者说不稳定的，他们感觉受到令人憎恶的领主及其乡下同伙之贪欲的威胁。由此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加剧，在城市中那些食利者炫耀奢华并且享受着一种新式的舒适生活。城市是贵族或资产者文明的中心；城市也是一个熔炉，各种批判观点在其中凝聚，随后汇聚了毁灭传统秩序的人，以及各种思想潮流，而

那些相互对立的野心就是从中获取武器的：世袭贵族阶级的野心，怀念绝对主义之前的社会，当时他们是社会的栋梁；穿袍贵族及其同盟的野心，他们在扩大了政治胃口的同时，也巩固了其后天获得的地位，当然首先是穿袍贵族自身的地位；富有的资产者的野心，他们有教养、有抱负，然而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精神上，他们都处于次要地位。从各个方面来看，绝对主义国家成为下列人士嘲弄的对象：利益已受到侵占或将受到侵占者；雄心壮志被忽视或不被赏识者；还有新式“哲人”，他们质疑国家为自身辩护时所用的超自然的基本原则，质疑其社会与经济机构运转的效率及公正性。在那些将他们无可挽回地分离开的裂痕显露之前，贵族野心和资产阶级野心是联合起来反对主宰这些运动的骄傲而又犹豫不决的政治体制的，而后者对于这些运动的意义和影响并不明白。贵族以传统和所有权的名义攻击这一体制；第三等级则以根本变革的名义攻击之，启蒙哲学为这一变革提供了方法，并确定了应用范围。在这一普遍不满的氛围中，启蒙精神在要求改革的同时，通过揭露社会、政治创伤而激起了愤怒情绪、暴露了不公正现象，使怨恨与愤怒得到了表达，并为其提供了武器。

政府并不敌视改革，摄政王曾指出其惟一希望的就是建立新的政治或财政管理形式；奥里和杜尔哥这样的行政官员则更为慎重，他们试图通过不断尝试来改善某些行政部门，使得某些税收的征收更为公正。所有这一切依然是不充分的和局部的，总体影响较弱。与依旧野心勃勃和耗资巨大的总体政策相比，国库收入已然越来越难以满足其要求。自1750年起，某些敏锐的领导人已看清这一事实：法国的国际地位，乃至政治体制的延续，取决于某些结构的彻底改变，首先就是国家收入的分配。然而，很少有人敢于筹划全面改革，它对王权的神圣性提出质疑，并在国家的运转中引入平等，促使国家成为人所共有之物，而不是某一社会等级的财产。某些大胆的人曾尝试去除政体所具有的矛盾和邪恶之处。马绍、贝尔坦、杜尔哥等开明的财政大臣已试图通过迫使享有特权者纳税来对政体作根本改变。1771年至1774年间，通过取消高等法院——一切反对意见的策源地，一些政治人物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甚至试图开辟一条君主制的新道路。结果依然是昙花一现：存在运气因素，而路易十五也可能去世得太早了一点。路易十六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受困于贵族，尤其是穿袍贵族的利益，它由于对特权者联盟的妥协而最终投降。面对类似情形，其他时期的国王选择与“人民”结盟来反对“大领主”。路易十六的犹豫不决、多虑，尤其是失策，促使他选择支持“自己的”贵族。由于路易十六及其顾问们拒绝重塑特权者和各阶层相互分离的社会，这样已决定了政权的命运。

一、旧制度的困境

形形色色的经济问题

商业

结束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乌特勒支条约》与《拉斯塔特条约》，终止了法国对外扩张的勃勃野心，它们所造成的损失一直延续。不过，实际上，收支差额并非像显现的那样具有灾难性。对于王家海军来说糟糕透顶的战争却鼓励了私人企业，以及在新的层面展开交易并获取新的收益的“竞争”。此后，法国商业扩展了活动领域、增加了船舶数量、采用现代化方法，并通过法英协约而免受英国竞争者的制裁，这一协约是由摄政王的精明能干的迪布瓦首相建立的，并为红衣主教弗勒里所延续，在20年间都左右了伦敦与凡尔赛之间的关系。

约翰·劳的制度——国家为解决财政危机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在巴黎显现为法国与国际财政世界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的开端，同时也是由于财政结构的陈旧和王国国库经常性危机而产生的一种必要干预。随着财政的飞速发展，一个新社会显现出来，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工业生产也处于转变之中，但是没有那么波澜壮阔，而是更为缓慢。关注国外销售市场的政府，布置保护措施和分配利益，但是也对讲究质量的生产作了严格规定，如“联盟行会”（同业公会）的生产、享有特权的工场或王家工场的生产。相反，在其产品由国内市场消化的

“自由”或是日常生产领域，宽容程度则随着法国市场的吸收能力的显露而不断提高。由此商业、财政和工业生活似乎已摆脱了在前任统治者治下所经历的兴衰。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部门，但也是脆弱的部门，它受到海上运输的风险、外国商业的竞争和国际局势的影响；但这也是一个为那些特殊商品（小商品、面粉和白兰地）确保了市场的主要部门，它不仅带回了奢侈品，而且还有工场的原材料（例如糖和废糖蜜），尤其是为王国提供了交易所必需的银币。由此商业和工业部门在国家的监视下发展，但还没有被征税，因此税收的全部负担必然再次落在了生产的主要部门，即农业部门身上。

农村

几乎全部土地都是由农民（路易十四去世时数量为 1900 万）耕作的，但他们只拥有其中的一部分，对于自己的劳动果实也只能获得微弱部分，不过这仍是领主权、什一税、租金和人头税所提取部分的一倍。在这部分中，农民还必须留出 1/3 作为未来收成的种子。除了最富裕的农民——阔绰的“耕作者”或农民财主，其耕作面积使其拥有可转让的剩余，绝大多数耕作者只保有仅供生存的最低收成。剩余的土地收入（总数的 60%—70%）首先由国王收取，他因征税而成为“特权”地产主，随后是地租征收者，无论他们属于贵族、教士或第三等级中的哪个等级，他们都是领主或地主，或集二者于一身。此后，领主们不再都属于贵族等级了。其中大量——比例不断在增加——是富裕平民，他们投资于领地，这使得他们已购买或准备购买的贵族身份得到确认。然而，在该等级的底部，还有一些相当贫穷的领主，拥有一小块领地或是地产，因同样贫困而与他们的承租者联系在一起，但更为贪婪和好吹毛求疵，而且小心翼翼地与那些奠定乡村绅士道德认同之基础的荣誉权力依附在一起。

与工商业部门相反，农业部门依然受那些整个世纪中未曾发生根本改变的生产和分配结构所统治。农业保守主义受到乡村资金匮乏的影响，出租土地获利者得到的资金实际上从未回归土地，农民手中的资金则更愿意购买土地，或是用于获得某一政府“职务”而转向官僚

体制及其相关的一切好处。在这种背景下，进行农业深刻改良的前景是暗淡的。

税收状况所依赖的农业形势的这种持续不稳定，使其成为令政府忧虑的一个敏感部门。在歉收年份，价格的突然上涨对大地主和谷物商人有利，而农民则未曾受益，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剩余可用于销售。相反，收成好的情况可能在乡村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受其影响，工业生产也因为工业品消费的下降而蒙受重创。由此，监督和指导始终是政府活动的特点：集市和面包店的“警察”；限制流通；建立储备；控制面包价格或对其征税，廉价面包是维持城市稳定的条件，因为面包是社会最低阶层和工人们的主要食物。然而，政治需要总是导致与农民利益相悖的财政举措，它似乎自然而然地注定是始终为对农业问题漠不关心的国家生活提供费用，而更不公平的是，富裕的和有影响的纳税人（尤其是乡村贵族）成功地只支付很少比例的钱。因此，农民始终怀疑和激烈反对“囤积居奇”或是“充裕粮仓”，认为它们是导致自己贫困恶化的投机行为。

近18世纪中叶之际，这一动荡加剧了，整体层面的两个现象加速了某些演变，加重了某些问题。首先是人口飞速发展，由于高“死亡率”的结束，其结果是：生产增长和平均寿命延长，尽管婴儿高死亡率依然存在。1789年，农民的数量较之1770年增加了200万，而在1770年之前的十年里农民的数量也有相同增长。至1750年左右，农业经济和人口之间勉强实现了平衡：人们称之为生存经济。但是在1720年至1740年间，当生产率由于各种复杂的农业改变而趋于超过5:1时（1770年左右是6:1至7:1），“变革”终于开始了。当时，尽管有捐税，但农民已不再是仅仅维持生计。各地情况有所不同，但总体进步却是毋庸置疑的，至少对于农民来说它是体现为生活中的这一主要收益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持续至1770年左右。自那时起，人口相对过剩对于农民地产主来说意味着小块土地在数量更多的继承者中愈加碎化，它们不再足以确保生存了，而对于农业工人来说，则意味着难以维持生活的低工资、失业和最终成群的流浪汉的增加。

1730年以后最终凸现的价格上涨，结束了“悲惨的”17世纪的长期停滞，还在农村中导致了其他造成重大后果的改变。除了农民以外，它还有益于领主、征收什一税的教士、富裕的独立“农夫”或是承租者。由此，农民收入和食地租者或大生产者收入之间的差距增大，这加速了乡村富人的发展和野心的膨胀。

贪欲大涨的贵族和领主希望分文不花地增加自己“地产”的面积，保留自己的全部收成，其长期以来一直彰显无遗的对市镇土地的觊觎之心愈加突出，并声称要限制农村共同体已获得的“使用权”。但是他们并非惟一想从土地中获取更大收益的人。对农民征收人头税，并在南方对平民土地收入征收相当比例的税收的政府，也重视农产品的数量和价值增长带来的更多利益，因为它有益于王朝国库收入。受重农学派宣传的鼓舞，一个宏大的税收计划将带来“改善”和利益，这最终是以损害乡村中的大多数而实现的。在价格高涨的快乐和支持“新农业”的宣传下，农业问题的发展掩盖了农村世界已敏锐觉察到的严重威胁。由此，自50年代经济大“转折”起，这一农业——依然是王国绝大多数居民的生计和收入的首要供应者，而这些居民是国家税收和“警察”（即全面管理）领域的所有政府计算的基础——问题再次出现。

这就是为什么，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那些卑微的农业机构以及对其利益的巧妙、复杂的侵占，得以解释旧制度为何以明显不一致的形式在法国舞台上激起如此多的问题。

“‘等级’社会的含糊不清”

在将法国社会正式分裂的三个等级内部，各种结果并不相同的演变也日显明确。使社会分裂并纵向排列的这三大部分在数量上极不匀称：教士大约有15万人，贵族约为50万，而第三等级在大革命前夜是2450万。在每个等级内部，从此之后，财富将成为区分的主要标准。也正是财富将各等级中的人分为各种层次、各个“类别”。在因为贫穷或平庸而被剥夺一切获得升迁能力的基础之上，在各等级的顶

端，层层排列着各个差异细微和渐进的类别，但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是富人。尽管继续将这些上层类别予以区分的法律障碍仍然存在，但是，他们已超越这些障碍而携手同行。

贵族

在贵族内部，长期以来建立在土地财富、姓氏、职位或军衔之上的传统职责之行使，已因为其中“新”贵族，即官职贵族的出现而发生改变。“穿袍贵族”中的新贵，利用金钱的不可抗拒力量，在等级中获得了很好位置。作为地主和领主（对土地的细心和有效管理体现了他们的资产阶级起源），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地租收入的影响之外，还加上了他们作为国家辅助人员或是代表的官方地位而获得的重要影响。由此，尽管“真正的”贵族最初有保留，但是贵族中的富裕
481 阶层间通过联姻而形成的同盟，在18世纪初已是一个既成事实，产生了重要的社会与政治结果。首先，它使得乡绅被禁锢在小领主和卑微职业者的次要前景中。由此，被遗弃的外省小贵族成为未被政权充分使用的人。

在等级的顶端，尽管老阶层和涌入的新阶层之间还存在“语调”差异，但是相互支持的利益间的融合几乎完成，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金钱。由此，“奇异的圈子”形成，其中真正的贵族——老的和新的，世俗的和教士的，与被推定的或是被许可的贵族，以及富裕平民混合在一起。事实上，这一奇异的圈子通过种种与每个阶层相应的渠道，使阶层中身居高位的人吸收了大部分农业收入，此外还有财政、司法、行政或商业活动的收益，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受这一统治阶级的利益推动，并为其服务的。由此，18世纪的这一上层社会（金钱在其中使各个“等级”和各种身份变得平等，并联合一致），它与旧的炫耀、仪式的和迷恋“区分”——就像圣西门这位落后于时代的代表——的贵族秩序是明显不同的。这一上层社会中的贵族——与平庸或贫穷的大多数贵族相分离，并有着明显区分——以一种奢华的混合形式，将出生所带来的举止、财富所赋予的自在、对优雅舒适的爱好和对文化的尊重融合在一起。

这一演变同样赋予 18 世纪的法国“文明”（我们所理解的上层社会的文化）以含糊不清的特点。一方面，是高雅、魅力、精细、崇高的理想和华丽的风格；另一方面，则是不断地一味追逐金钱。然而，正是属于这一“享有美誉”的等级所具有的威望，使得资产阶级着迷，以至于这些新来者否认自己的起源，并狂热地赞同“正宗的”贵族得意地在延续的一整套“历史”和神话观念，尤其是“门第”和“血统”优越的观念。除此之外还受到颂扬的是“荣誉”观念——贵族权利的宣传者与捍卫者孟德斯鸠将成为它的理论家，而不是启蒙哲学家将要界定的公共“服务”和对共同体的责任的观念。对于贵族来说，这一“荣誉”观念意味着整个一套举止、仪态、时尚和语言规则，它们注定将使它们与“平民”，也就是先天“下贱”的世界的人“区分”开来。

贵族的生活舞台不再是乡村（在一个破败不堪的庄园，乡绅抱着已经过时的关于忠诚和正直的观念不放，过着默默无闻的生活），而是变成了城市，后者的某些主要功能，往往是外貌，是由贵族的喜好标准决定的。正是在那时，美轮美奂的“府邸”，亦即为波尔多、艾克斯、第戎等地方首府增色不少的高等法院法官们富丽堂皇的住宅不断增加。巴黎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好地体现了这一变化。正是在那里，“时尚”，也即贵族的永恒创造，被设计出来。它将维系自己的地租收入投入于府邸、“豪华花园宅第”和美丽物品——由殖民公司和奢侈品工业（由其资本也来自于土地的股东和富人领导）为其提供。正是它的“环境”、喜好在城市规划中得到表达，尤其是在沙龙、喜剧和歌剧院这些贵族生活的实验室中，它看到自己的愿望、世界被移植入这些实验室中，而它又从中提取了自己的神话，往往还有姿态和语言。所有奢侈品都是为它服务的，甚至其堕落和思想上的兴趣爱好，既然它将把那些使其丑事公布于众的夸夸其谈或是理论看作饶有趣味的“创新”。

此种“惬意生活”有它的反面。首先，它需要花钱，除非极其富裕或是有来自金融的稳定收入，地租收入已不足以维系。而且，正是

482 这一苦恼将使得贵族屈尊进入经济舞台，在那里与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并且以更为隐晦，但却同样坚决的方式与农民发生冲突，后者将成为首先对其进行身体攻击的人。长久以来它也准备回归政治舞台，而摄政时期是突然出现的一个救星。它的那些将路易十四统治看作陪衬的理论家们，想恢复贵族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在这一演变中，贵族利用了自己与高等法院法官和金融家们的联盟，而它对后者来说也是有用的。制订法律的宫廷，不再是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那种国家机关了，而成为上层贵族和大批团体——各个“党派”和阴谋集团，每个都有自己的野心——的特殊利益的工具。它成为奢华的竞争场所，由于各种阴谋诡计而深深腐烂。各种小集团在路易十五时期已然活跃，但却受到国王情妇们或某些忠实拥护者的眼线监视之牵制而更为隐蔽，到路易十六时期则聚拢在普罗旺斯伯爵、阿图瓦伯爵和王后身边，变得蛮横和恬不知耻。1780年后出现的一系列丑闻（罗昂-格莫内破产；阿图瓦伯爵垮台；项链事件）使得王权受到牵连，并揭示了贵族与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通过大量占据政府的主要职位和运用高等法院中的策略来确保自己的职业，贵族就逐渐将国家据为己有。最高法院拒绝让那些新近成为贵族的人进入，进入宫廷的可能也日渐缩小。在军队，尤其是海军中，几部法令都是有利于贵族军官的，或是将某些官阶留给贵族。贵族政治试图留给外省小贵族的只是一些次要的“好处”或军人职业，除此之外别无任何有利可图的出路。确实，与旧制度下所有事情一样，这些限制措施包含许多例外，而且尽管更难实现，贵族并不总是构成一个封闭的世界。不过，这一印象凸现出来，即贵族试图在其领域排除一切竞争，此时也正是其侵占资产阶级领域的时刻。

他们在金融领域的盟友约翰·劳所建立的制度，将相当一部分贵族吸收进“商业”中，并使得他们在不降低身份的情况下变富。很多人投资于重大的殖民地贸易；各岛屿，尤其是圣多明各为大地主带来了数目可观的收入。旧制度末年的法国，一些贵族甚至获得了采矿特许权，经营煤炭公司，并对冶金、化工等新工业感兴趣。贵族也为

“工业革命”作了准备。至1770年，当农业价格回落威胁到地租收入时，由与政府结合在一起的贵族进行“封建反动”的想法在各地都显现出来。

资产阶级

贵族的这种更新在资产阶级中激起了深刻骚动，后者的地位上升依然在继续，而且还更为顽强，这与它在艰难的道路上行进时考虑得更远有关。勤劳、节俭和朴实，并以“詹森教派”道德为特点的资产阶级，自发指责贵族肆意挥霍、追求享受和腐化的生活方式。食利资产阶级在18世纪系统地重新形成了自己的文化，通过外省学院、思想社团、共济会中的资产阶级支部（区别于贵族支部）的讨论，将自己的时间花在这种文化上；并在书籍、研究和实验中投入了很多金钱。它展现了认知欲。由此，通过将在沙龙这一甚至是对立世界的核心中传播思想的任务留给自己最杰出的代表，资产阶级强力渗入了新思想的堡垒。

教士

教士面临的问题分为两个层面：物质的和精神的。首先，利益的分配是在一个越来越贵族化的框架中进行的；1760年以后，所有主教都是贵族。正是高级教士占有了什一税的主要收入，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以“本堂神甫薪俸”的形式重新分给了本堂神甫和副本堂神甫。483 严格的修会已很少见，修会中的生活普遍懈怠，而修道院中最终亦已没有多少修道士。这些修道士绝大多数出身贵族，他们由此拥有了大量收入，在18世纪的进程中将之用于大兴土木，有时是奢华的修院建筑和修道院宫殿。这一变化激起了各种各样的抗议。高级教士除了自己的主教责任以外，在18世纪下半叶对更为世俗而非宗教的“管理”形式颇感兴趣。乡村信徒尤其对他们神甫的状况深感痛惜，可能是由于其生活方式而与之接近，不过后者对精神救助的义务准备不足。下级教士屈辱地感到自己地位低下，这也加强了他们的“长老派”倾向。最后，对这一变化感到不知所措、并受新思想影响

的公共舆论，有时会对“祭坛使者”的作用提出质疑，后者的功能似乎相当模糊和乏善可陈。其他人则要求移归教士的所有职能世俗化，而只把它看作蒙昧主义和恶习之堡垒的观点，则是坚定的反教权主义思想的体现。

18世纪，詹森主义已成为反对政府绝对主义的宗教表述。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坚定地反对《乌尼詹尼图斯通谕》，这首先意味着高等法院中法国天主教教会自主论思想的持续反抗、民众对罗马教廷干涉的反对，以及指出政府服从罗马教廷（这就违背了王室的法国天主教教会自主论传统）是受了耶稣会士的有害影响。詹森主义的民众示威活动（巴黎和外省的中的虔信者、狂热詹森派教徒的极端主义）表现了对继承自反宗教改革运动之专制的宗教形式的内在反抗，或是相反，对耶稣会士及其帮凶的被认为过于“肤浅的”教理的内在反抗。但是它们也表达了对社会与政治信仰的不耐烦，而正是这一点被高等法院们抓住。通过试图介入有关拒绝圣事、告解证的可笑争论、贪婪地抓住“反教皇法支持者”（anti-constitutionnaires）的教士的“反对滥用的呼吁”，高等法院法官们——本身往往也是一种更隐秘和更严肃的宗教传统的信徒——试图反对王权绝对主义，利用这种迂回的办法，恢复自己的权力，并进而维护自己的特权。但是詹森派争论不仅质疑罗马教廷或君主制“传统”。它也为关于由教会垄断教育所强加的思想和文化框架的争论提供了借口。从这一视角看，在这场要求更多自由的争论中，很多支持奥拉托利会会员（多为詹森教派教徒）反对耶稣会士（尽管他们在教育上很大胆）的人是出于策略原因。1764年，解散耶稣会以作为对高等法院和启蒙运动（此外还有《家族协约》）让步，这就必然造成詹森派的相应混乱，他们不无理由地成为一个从此以后总体上受到质疑的宗教的另一面。大的教理争论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宗教生活的结束。某些人得意地指出源自17世纪的这种“一致实践”几乎在各地都持续存在。不过，许多征兆表明宗教危机是深刻的：在某些地区，詹森主义起到了加速非基督教化逐渐显现的作用；宗教思想慢慢让位于对